

· 吳鍾珍 ·

空軍軍官帶職進修之辛勞與趣樂

前言

民國三十七年六月，筆者從山東省濟南市「交通部立濟南扶輪中學」高中部畢業，因為那時濟南市正被共軍緊密圍困，只好搭乘民航機到南京去投考大學。結果先後考取了「空軍通信學校正科班」和安徽省立「安徽學院土木工程系」，經過審慎考慮，毅然選擇了「空軍通信學校」，於是就在民國三十七年十月十八日，空軍派了一架C-47專機把我們這些在北平、南京兩地考取的學生四十餘名送到了臺灣東港大鵬灣。

民國五十二年，經過甄試而投效黑蝙蝠中隊（空軍

總部情報署所屬之第三十四中隊），於電子房（即通信電子裝備維修工廠之意）中擔任通信與導航裝備維修小組之負責人。當時隊上所飛的是P2V-7U超低空「電子情報偵蒐機」，曾深入大陸飛遍東北、華北、華中、華南、西南、西北、內蒙各地區，並曾誘使追擊敵機撞山、墜海，風光過多年。

但自五〇年開始，中共即不斷研究改進攔截追擊之戰術，先後擊落我P2V-7U多架。於是我方即決定不再用P2V-7U飛入大陸，僅以「裝有電子防禦裝備」之C-133短場起降運輸機四架，支援南越美軍對抗北越共軍作戰。筆者亦曾奉派前往越南芽莊支援美軍，認真執行機上電子裝備之維修工作，而且深受美方人員尊重。但想不到最後會在一次更換「導波管（wave guide）」的技術上遇到一些小問題，雖仍迅即解決，仍不免耿耿於懷，乃萌生了一種應再攻讀「電子工程系」及「研究所」，以深入瞭解「導波管」與「電磁波」等理論之意念。

於是幾經考慮，終於在民國五十八年夏季，筆者尚於空軍三十四中隊任少校電子官時，參加「大專聯合招生考試」，原本是希望能考入臺大、

清華、交大、或成功四所國立大學中之一所的。但因自從高中畢業後，已二十多年未接觸過高中功課，加以到臺灣後教育制度又經過多次改進，數學、物理、化學都換用了美式新制課本。雖然在三十四中隊的最後一年也曾到臺北牯嶺街舊書店買了幾本學生用過的數、理、化課本看了一眼，但因經常在臺北與越南芽莊兩地之間奔波，也不願耽誤公務，所以「準備」實在太不充分，只考上了私立「中原理工學院」的「物理系」。因為私立大學學費甚高，而且向中隊辭職後每月又喪失兩千餘元之「特種任務加給」收入（當時空軍少校之本薪僅約一千元），所以最初曾決定不去就讀的。但後因考慮到軍官帶職進修有年齡限制，那一年已是筆者能去帶職進修的最後一年，經審慎考慮再三，最後還是下定決心，向中隊報告，提出辭呈，離職就讀。

帶職進修就讀「中原大學電子工程系」

因為中原理工學院之校址是在中壢郊外，而筆者家住新竹，所以必須住校，每星期天晚間搭火車趕到學校，下車後還要走很長一段才能走到中原理工學院的宿舍。週六下午則循相

反方向路程回家。內人王懿興在家中照料三個孩子更是非常辛苦。因為筆者夫婦倆對孩子們的教育都極為注重，所以特別讓長子吳作賓、長女吳玫、次女吳琳都讀新竹著名的好學校「竹師附小」，每天早晨七點以前吃完早餐，內人就必須讓他們帶妥裝好的飯盒，搭乘包月的三輪箱型學生車趕到附小；午、晚兩餐則要做自己的飯菜和孩子們第二天的飯盒；晚上更要督促孩子們做好功課；每逢週末，還要帶玫、琳到中華路某一「修女院」中去學「鋼琴」。每週末筆者回家之後，當然也就搶著做一些家務事，尤其是星期天上上午筆者都是騎腳踏車到菜市場買夠一星期用的雞、肉、青菜、和豆干，回到家後就做忙著做滷菜。

就讀中原理工學院時筆者已經三十八歲，而同班同學剛從高中畢業的青年學子才十八歲，所以他們大都稱筆者為「老大哥」。第一學期，因為筆者相當用心聽講，每晚都把當天所學的課業溫習一遍，而且英文、物理兩科基礎比剛畢業的高中學生當然要好一些，所以期末考試竟然還得到「第一名」，獲頒「獎狀」乙禎及「書卷獎」獎金一千元。筆者曾據以向空軍總部人事

署教育組探詢，「軍官帶職進修」如成績優異，大學部畢業後可否直接報考「研究所」？回答是「絕不可以」，必須返回空軍各學校任「教官」兩年，然後重新申請。但是，那時筆者已又已超過報考「研究所」的年齡限制了。所以，當然不免十分失望，剛好，空軍通信學校之同窗好友劉法餘兄，某一週末到新竹來訪，告訴筆者我們空軍通信學校的老師張去疑先生



筆者翻譯的基本電視學。

現任「交通大學」教務長，並接受美國徐氏基金會科學圖書編譯委員會之委託，主持國內英譯中之編譯工作，如能託他介紹一本書籍翻譯，當可賺些稿費貼補家用。當天他就帶筆者去謁見張教務長，張教務長立即交給筆者一本「基本電視學——原理與修護」（如附圖），約定一年內譯妥，稿費每千字四百元。於是筆者就趕快到書店去買了多本英文大辭典、電機工程名詞辭典、機械工程名詞辭典、化學工程名詞辭典等參考書，開始了筆者這一生的翻譯生涯。但是，這筆翻譯工作的「外快」可不是那麼好賺的，往往一個字要「翻查」、「推敲」很久，所以只好晝夜趕工，忙到三年級上學期才交卷，獲得了稿費三萬多元。但那時因內人操持家務極為樽節，並不需要拿這筆錢貼補家用，於是我們就用它給孩子們買了一台鋼琴。就是為了分出不少「課業溫習時間」去賺這項翻譯外快，以致學業成績退步了一些，第二學期總平均八十分，但仍列全班第三名，於是筆者就依照原來的志趣和計畫，申請轉入「電子工程系」，結果幸蒙核准。第二學年筆者和電子系的同班同學余標偉、原來物理系的同班同學梁開朗等六人同住一個寢室（其他三人是其他

系的)。左側隔壁寢室住有電子系的同班同學張運龍、張寅、褚文杜、劉宏智、林瀛寬、嚴鎮台六人；右側某一寢室中則住有物理系的同學許自寬。每天下課後經常和這些同學聊天交換學習心得經驗，因而建立了深厚的友誼。

因為「電子工程系」那時是中原理工學院新成立不久的一個系，我們是第四屆學生。當時系主任黃永文博士循「國科會」交換教授計畫，正在美國某一大學任教，「系主任」職務由顧博光副教授代理，而顧代主任又因已接獲臺中「逢甲理工學院」之聘約，經常往返臺中不在系中。因而系內事務全靠張恆雄講師主持，理、工科科目亦全靠由中正理工學院、中山科學研究院邀請來校兼課之老師授課，例如，講授「電機機械」之朱偉岳老師，就是中山科學研究院計劃處之「綜合格」科長，海軍官校四十六年班畢業，也是筆者後來到「中科院」服務之介紹人。

至於一年級的物理實驗及二、三、四年級的電路實驗、電子工程實驗、工廠實習等課程，都是由助教帶著做，他們對「陰極射線管示波器」等儀器之原理及用法大都不很了解，讀物理系一年級時葛漢昌助教還特別為

此請筆者上台給同學們講了三小時的「陰極射線管示波器之原理及用法」。所以，上實驗課時許多同學都喜歡和筆者分到一組。四年級時電子工程系開了一門「電視工程學」選修課程，課本剛好就是採用筆者所翻譯的那本「基本電視學——原理與修護」之英文本，這樣筆者當然就不再選它了，而是把時間節省下來，在張去疑教務長指導之下編輯「最新實用電子電工技術資料手冊」。這樣一帆風順的讀了四年，就從中原理工學院電子工程系畢業了。

繼續就讀「淡江文理學院之管理科學研究所」

在電子工程系讀到四年級下學期時，同班同學大都積極準備考研究所，但筆者因為依照軍中規定「讀研究所」已毫無希望，只好望洋興嘆。想不到三月上旬忽然獲得消息，說是國防部委託「淡江文理學院管理科學研究所」特別成立了一個「系統分析組」，專為軍中培訓「預算分配」及「武器選購」所需之「系統分析」人才。今年是第一次對外招生，因需人孔急，故報考人員只要是大學畢業者即可直接報考此研究所，不受「必須返回各軍事學校任教兩年」之限制

。聽到之後真是大喜望外，立即趕到臺北空軍總部計劃署「系統分析組」去找空軍通信學校同班同學江錫錚兄探詢詳情，探詢後才知道成功之機率真是非常渺茫：因為此研究所要考的兩門主科是「微積分」和「作業研究」。

「微積分」雖然在「空軍通信學校」第一學年時曾經學過，但已荒疏太久了；另一門「作業研究」則從來未聽說過，打聽之後才知道「作業研究」是「工業工程系」的主要課程，課本兩巨冊，短期內根本無法惡補。因為到五月下旬考試只還有一個多月，筆者就運用一切可用的時間自修「作業研究」和復習「微積分」。到淡江大學考試時完全放鬆心情選答所會的考題，毫無患得患失之感。不想六月底發榜筆者竟然榜上有名，正取錄取十名中筆者是第四名。那時中原大學的畢業考試已經考完，筆者已返回新竹家中居住，忽然接到多件中原同班同學寄來道賀的函件，才知道這個暑假同班同學中只有筆者一人考上了研究所。

原來，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自由民主國家即面對蘇聯共產集團企圖赤化全世界之侵略戰爭，只好由美國支援歐亞盟邦聯合圍堵。起初

，美國財力尚稱雄厚，各盟邦均接受其軍、經援助。但自越戰爆發後，軍費開支極為浩大，美國財力已不勝負荷，而且發現其本國及盟邦之軍事部門多不知如何珍惜資源，武器裝備購案經常失之重複浪費。

於是就在一九六一年甘迺迪總統任內，聘請著名的企業管理專家麥納馬拉（Robert McNamara）為國防部長，他又邀請在藍德顧問公司任職的斯新奇（Charles J. Hitch）為會計長，他們共同研訂了一種計劃預算制度（PPBS，即 Planning, Programming, and Budgeting, System），規定其任一國防軍事單位，於每一年度開始前必須先編列年度預算，不得重複浪費；重大購案則須先經過極為審慎、有系統的檢討分析，從諸多可行方案中選擇最經濟有效之方案予以執行，並要求所有接受美國軍、經援助的國家均須立即比照辦理。

於是，我國國防部乃於民國六十年開始籌備，一方面在國防部計劃參謀次長室以第二處（計劃處）主管「PPBS制度」，並另設「第五處（系統分析處）主管「系統分析」；各軍總部則以其計劃署之「計劃組」主管PPBS，亦另增設「系統分析組」。同時因美方強調擔任系統分析官者

必須具備碩士學位以上之專業水準者才能勝任，國防部乃洽請淡江文理學院增設「管理科學研究所」，研究所所長由曾任兵工工程學院院長退役後又曾出任淡江文理學院教務長之簡立中將擔任。六十一年暑假開始招生，國防部系統分析處之全體系統分析官十員均進入淡江管研所系統分析組帶職進修，是為第一期。但因白天仍須到系統分析處上班，以處理繁多之系統分析個案，故淡江特準其於夜間到校上課。另考選具學士學位之優秀軍官劉立弘、簡仁德兩員，保送美國加州Montreal之美國海軍研究院（P.C.School）專攻系統分析。

筆者是民國六十二年暑假於中原大學電子工程學系畢業後考入淡江管研所系統分析組第二期的，也是白天要到空軍總部計劃署上班，夜晚到淡江大學上課，六十四年六月畢業。

六十二年至六十四年在淡江文理學院管研所就讀期間，原來是希望白天在空軍總部計劃署「系統分析組」上班的，但因「系統分析組」編缺額滿，只好先到「研究發展組」服務了一年，在研究發展組組長李昌駒上校指導之下，筆者學會了「簽」、「稿」的要領，對筆者以後二十年的「辦公室生涯」真是極有幫助。署長汪夢

泉少將對筆者還相當器重，經常找筆者到他辦公室中去研討一些「研究發展」方面之有關問題，並因績效優良而讓筆者晉升了空軍中校。

第二年「系統分析組」出缺，筆者當然就請求調到「系統分析組」工作，但想不到研究發展組李昌駒組長竟然絕不同意。筆者只好向汪夢泉署長報告，說明請求調到「系統分析組」是爲了能夠「學以致用」，於是在汪署長裁示之下李昌駒組長只好同意筆者調到「系統分析組」去工作。六十四年底，又投效當時「中山科學研究院」去了。

到中山科學研究院「計劃處綜合科」報到後，先被派任爲中校助理研究員，三年後升任上校副研究員，想不到就在民國七十年秋末，忽然被強行徵調到國防部計劃參謀次長室擔任系統分析處處長，七十四年晉升空軍少將。七十七年少將屆齡退役後，七月就被私立「大華工商專科校」聘請去擔任「工業工程與管理科」主任，並兼任學校的「主任秘書」，又愉快地工作了七年，直至八十五年六月底退休。

所以說，軍官帶職進修雖然辛勞，當然也會有不少趣樂，只是要看各人之機遇而定，並不完全相同而已。